

(一) 向天湖部落吟唱不老的傳說－風朱秀香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菫露·打赫斯·改擺刨

職稱：族語老師

訪談者簡介：蓬萊國小的族語老師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

姓名：風朱秀香

族名：koko toway

族別：賽夏族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76

居住部落：向天湖部落

受訪者簡介：

風朱秀香現年 76 歲，對過去的記憶仍相當熟知，從小受到賽夏族文化的薰陶，所以在祭歌的傳唱能力是有目共睹的。風朱秀香曾於賽夏族文物館公開的說故事給大家聽，因為有了舞台與機會，許許多多的賽夏族故事及歌謠，因為風朱秀香對自身文化的體認，而有她這般熱情的傳承動力。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日期：2011 年 5 月 2 日

訪談地點：向天湖部落

訪談者：菫露·打赫斯·改擺刨

受訪者：風朱秀香

紀錄者：菫露·打赫斯·改擺刨

【訪談說明】

訪談價值：

傳統歌謠的保存與演唱。

訪談過程描述：

首先由風朱秀香女士先行介紹她從小長大的生活環境，因與漢人經濟上的互動，而讓她有各式各樣的務農經驗。之後是介紹關於日治時期的故事，其中提到關於高砂義勇軍相關的消息。除此之外，傳統的織布、編織、命名制度、傳統的祭儀歌謠等等，豐富的薩夏族文化內涵，藉著風朱秀香女士的述說，活現於當前。

訪談者：koko toway，您可以說說您以前的居住地，還有當時妳的家有多少人？

受訪者：過去的生活困苦！工作非常辛苦。我有十個男孩，女孩也有十個。像過去這樣要如何養育？只有找工作。

訪談者：妳的娘家在向天湖是哪一個姓氏？

受訪者：姓朱。

訪談者：娘家以前從事什麼工作？

受訪者：以前嗎？那時我還沒有出嫁時並沒有什麼工作做，要做什麼呢？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有工作可做。

訪談者：您的父親都在做些什麼？

受訪者：爸爸他們都做山裡的工作，什麼工作都做。沒有可以掙錢的工作就種種甘藷、芋頭、種植早稻、砍草，就這些。以前沒有可以掙錢的工作啊！

訪談者：過去以什麼換錢？

受訪者：去學校(家人)給了一塊錢。

訪談者：妳們有拉竹子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，那是嫁了以後，在家時沒有。在家時幫忙家人挑 Sawki:是有的，尋找薯榔。妳知道薯榔是什麼嗎？就是可以染衣料的。沒有其他工作就我只有在山 Somawki:，挑火灰，沒有好砍草。只在自己的土地種地瓜、芋頭。我是有茶園，摘完茶就又除除茶園的草。

訪談者：妳們將茶賣到哪裡呢？

受訪者：賣到東河，有時賣到東河，有時南庄。

訪談者：價錢好嗎？

受訪者：好是沒有，像今天摘的晚上沒送去早上一早就要送去，不然水分抽乾價格就不好了。

訪談者：茶不也要炒過嗎？

受訪者：他們是要炒過，我們是賣新鮮的，若是乾枯買的人會嫌不夠新鮮。

訪談者：茶為主要經濟來源嗎？

受訪者：茶，是換錢的來源。我的茶園很寬，摘茶很辛苦。一斤茶也沒多少錢，南庄有二個收購點。

訪談者：有種香菇嗎？

受訪者：我們是沒有種香菇，在家裡怕被林務局。砍樹我們不敢使用電鋸，用鋸子。種香菇我們就怕怕的，現在使用電鋸砍樹很快速。以前用敲打聲音很大，封菌也用敲打的，鑽洞。很多巡山員我們都不太敢去種香菇，都利用晚上鑽洞預備早上塞菌。以前沒有蠟燭，我們用木頭封菌，封菌的木材只能使用 bongo 樹。

訪談者：只拿來封菌的蓋子嗎？

受訪者：對，只拿來做蓋子，不是任何木材都行，不隨便的。

訪談者：妳們有兄弟是去給日本當兵？

受訪者：當兵有，哥哥、kataro'、阿祥的爸爸還有朱金欽。以前我的爸爸他們沒有打仗，詳細情形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早期沒有當兵而是殺敵，像是來

了敵人例如泰雅族人，不是所有的，不是鹿場的人，是鹿湖的泰雅。這兩地的人是不一樣的地方來的。

訪談者：Skiki' 是哪裡？

受訪者：是石壁，石壁的人就是過去好戰的族群，以前的敵人就石壁和鹿湖的泰雅族。否則現在賽夏和他們通婚都要先做和解的儀式，不做是不行的。

訪談者：以前妳有織布嗎？

受訪者：衣服嗎？

訪談者：編藤、編籃、衣服。

受訪者：背籃我不會，撚線我會。

訪談者：妳知道黑色是什麼染的？

受訪者：黑色是叫什麼了？紅色是用薯榔，青色是用一種草。

訪談者：哪一種植物知道嗎？

受訪者：知道，叫染料，那裏是很多。

訪談者：它是開白色花的植物嗎？

受訪者：不是不是，這個向天湖沒有，深山才有，就是要在深山才有。

訪談者：白色的呢？

受訪者：白色的，就是線本來的顏色煮過就是白色了。

訪談者：要非常白色是怎麼做？

受訪者：用火灰一起煮。

訪談者：有分哪種樹材的火灰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沒有，只要是用火灰煮就會白。

訪談者：我們常用的顏色有三種，紅色、黑色、白色，還有其他顏色嗎？綠色是什麼染的？

受訪者：一種草，如果我有看見再拔來給妳看。

訪談者：以前媽媽織布嗎？妳是從她那裏學得的嗎？

受訪者：以前大概還沒有結婚就會織布，妳看幾年了，這麼多年了我怎麼還會？都忘了。小時候向媽媽學的。

訪談者：有些族群她們的織布技藝只傳女兒，賽夏族有這樣的傳統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。媳婦來已經不會了，不會整經了。我有一個嫂嫂她會織布，但她是泰雅族人。另一個嫂嫂她就不會。

訪談者：像有些族就說只傳授自己的孩子而已。

受訪者：我們沒有這樣，我的婆婆她會織布她是泰安人，她的織法不一樣泰雅族的織法，賽夏和泰雅的織法有所不同。

訪談者：我們以前穿什麼樣的衣服？

受訪者：以前也都沒有衣料可以穿，自己織 longlongro' 衣服穿。

訪談者：穿去山上的嗎？

受訪者：在家穿的，衣服褲子也都自己織的，沒有衣服穿也只有那種衣服可以穿。

訪談者：苧麻織的？

受訪者：我以前結婚的時候只有二百塊錢，二百塊能買什麼？買衣服都買不到。

訪談者：可以說說妳以前的生活嗎？

受訪者：以前的生活真的是很辛苦，沒有工作做我們去山上砍林務局的山木，有時我們就是以這個換一點錢，竹子也是，這樣我們才有一點點錢。就是沒有可以攢錢的工作我才會看砍一些林務局的樹，我和 baki' 早上第一次午飯後又一次還不到一百塊五十塊而已。我的 baki' 扛樹是很厲害，差一點就三百斤一次，也不到一百元最多七十塊錢，米是只有十塊錢一斤，米便宜但錢很小，工作做得要命又沒有錢。

訪談者：若是沒有米怎麼辦？

受訪者：我們如果沒有米了，那 baki' 就會到店裡去送樹木。還來不及回來，先向鄰居借米，回來還了米又沒米了，還是又去店裡賒米，像這樣的生活多麼不好，孩子又不聽話。我有十個孩子若是像現在我可能會讓他們餓死，真的是怎樣的生活啊！我們以前是都很能做粗重的工作，扛樹強，砍草強，不這樣做這麼多孩子可能會餓死呢！吃番薯，媽媽沒有米就給我們吃番薯、粟，妳知道粟嗎？不是小米另外一種。煮時要不斷的翻攪，煮滾就發出 bi' bi' bi' bi' bi' 的聲音。小米和粟是不一樣的東西，米飯就很少，有也是糯米一些和在來米一些，煮的時候加很多番薯，米也是放入一點點。

訪談者：我們以前的農作物是怎麼保存的？

受訪者：如果有剩下，我們就在山上搭倉庫就堆在倉庫裡。稻子是還帶梗的綁成一束一束儲存。

訪談者：不怕老鼠嗎？

受訪者：老鼠是有，但沒有現在多。以前沒什麼老鼠會吃。我們也沒有施藥給老鼠吃，現在就有。

訪談者：妳知道這個向天湖的名字是怎麼來的？

受訪者：我們朱家說是從番婆石。風家是南庄的新村附近，我們朱家是番婆石。打仗了我們就往上移，其實賽夏族是外面來的，不知道竹南還是台北。來到南庄又不斷往上移到了向天湖就一直到現在。

訪談者：自己搬家的還是被趕的？

受訪者：被平地人趕的，遷到這裡又遷到那裏，來到向天湖就到現在。我是聽我的公公婆婆說賽夏族不是住山上，台北還是哪裡才是賽夏住的地方。我是聽老人家說來到南庄就被趕，後來到向天湖就一直到現在，是聽老人家說的，但不知事實如何。當時聽這件事我還是個小孩子不記得了，不過打仗時我還在念書。知道嗎？飛機在天上放炸彈呢！以前有打仗嘛！就是日治時代要換中華民國的時候，哇！打仗了，子彈從天上射向地上，飛機在天上飛來飛去。心想我們怎麼辦？後來逃到岩洞，就往墓園那個岩洞。

訪談者：現在還在嗎？

受訪者：好像還在，我們躲在那裏，怕被子彈炸到。我的哥哥還在 inokoi 那裏。

訪談者：inokoi 在哪裡呢？

受訪者：在桃山，我們當時還是個孩子非常地害怕。有的人去了城市，我的嫂嫂 wa:en 的 katar'，他沒有去桃山，他是真的當兵。他去帛琉當日本兵也不知道有沒有回來。

訪談者：這裡一起去的有嗎？

受訪者：我的哥哥有去，還有阿祥的爸爸木匠伯父好幾個，還有 saci 的爸爸也是。

訪談者：有回來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，那個 katar' 很不幸被美軍抓去，吃蜥蜴什麼都吃，回來之後生病很快就去逝。聽說被抓那一段時間為了保命亂吃很多東西，沒有辦法打仗起來怎會有東西吃。以前是日本在管理台灣，所以們很多人都會講日語。

訪談者：妳有唸日本小學嗎？

受訪者：打仗了哪還能唸？飛機來了我們就到防空洞躲藏，躲躲藏藏的也就沒有念了。

訪談者：賽夏族如何命名？

受訪者：例如結婚有了孩子就找合適的名字給予命名。

訪談者：有規則嗎？

受訪者：是這樣的，像我有十個孩子，我弟弟的孩子就要我的孩子。

訪談者：有一個說法說是惡死之人的名字不再使用？

受訪者：有，不能再使用兇死之人的名字。rangi' (義父)也不行，要命好的才可以收義子。

訪談者：出生的小孩如何進行貼草儀式？

受訪者：自己的不必貼草。

訪談者：去溪邊命名？

受訪者：去溪邊是 rangi'，自己孩子出生就家人給他名字就可以了。

訪談者：除了收義子有貼草儀式外，還有其他的貼草儀式嗎？

受訪者：我們若是回娘家，家中排行最小的男還要被貼草。

訪談者：有聽過這個部落的故事嗎？

受訪者：我沒有聽過部落的故事，我們只是聊聊而已。

訪談者：長輩說的故事呢？

受訪者：老人家有說，我們老人家教給後輩的事，要牢牢記住。老人家也沒教我什麼，我的婆婆懂很多以前的事她也沒有教我。

訪談者：有聽說老鷹變人這類的傳說嗎？

受訪者：我有印象但不太清楚。

訪談者：巴斯達隘在向天湖舉行，妳學過祭歌？

受訪者：有人正式教過我，還是小孩時巴斯達隘在朱阿良那裏。他們開始練唱時我就去聽，不是像現在有書可看，用聽而已，不過到現在我都沒忘記。

訪談者：以前有說女生不能唱巴斯達隘的歌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女生要唱聽起來才好聽。假使不是你該學得的無論怎麼學就是不會唱，現在你們是看著書學唱，不會的人跟著唱也就會了。朱家教唱的時候達隘要讓你學會就學得會，不然就是合飲酒也是不會唱。沒有人教我，我們家和朱阿良家很近上下屋而已，聽到練唱聲我就去聽，小時候聽到老自然就會唱。

訪談者：還會唱其他的？例如一般民謠？

受訪者：以前 kiSbaaw 的歌詞深奧不太能了解詞意，不像我們現在唱得粗淺聽了便明白表達的是什麼，更年輕的還是一樣聽不懂。老人家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的唱法，例如我和 koko kawkel 要嫁女兒，唱的歌有炫耀的意味。炫耀會唱歌，炫耀自己的男孩子多，唱到最小的孩子，對方相互以最小的孩子為題開始唱。

訪談者：然後呢？

受訪者：就是他們開始炫耀孩子、歌藝，還有知道很多的習俗。我聽婆婆說過一則故事：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，他們在雪地裡比誰較耐寒。那女孩很會織布，男孩是一位獵人很會獵動物。男孩向女孩求婚被拒，男孩就說妳不要我也好，我們倆個來個比較，他們到屋頂上去了，他們的爸爸媽媽在屋裡聽著。這天是大雪天，女孩的織毯有三十件拿來鋪地拿來蓋被，男孩的山羌皮不到十件蓋在身上，就這樣他們開始比較。好不容易快天亮了，老人家出來看時女孩已經沒有氣息了，男孩還活著。